

逍遥林生 • 北方文海出版社



铁胆三侠

铁胆飞侠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精心构思的情节，以惊世骇俗的血肉拼杀和武功、内功较量，表现了神力王等率兵剿灭无极道匪的惊险故事。全书人物关系复杂，武打场面逼真、惊险，具有险象环生、扑朔迷离的艺术境界，是作家奉献给读者的又一力作！

目 次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 | 无极道潜京师呼风唤雨 | |
| | 康熙帝着微服私访三门 | (1) |
| 二 | 三义士投官牢误入贼穴 | |
| | 作内应擒匪首初立功 | (20) |
| 三 | 假马童施玄妙大破妖术 | |
| | 真女子助夫婿屡建奇功 | (40) |
| 四 | 追风剑客屡次遭奚落 | |
| | 钻云神士都龙遇奇人 | (62) |
| 五 | 二贤士进匪巢权作内细 | |
| | 好马杰设圈套验明真伪 | (79) |
| 六 | 李秀才巧出题意择佳婿 | |
| | 马将军妙应答喜得娇妻 | (95) |
| 七 | 三剑客神庙遭暗算 | |
| | 小朱瑞杯水解剧毒 | (123) |
| 八 | 云霞仙师计缚无极道首 | |
| | 仁和教主巧救天王吴恩 | (141) |
| 九 | 傅将军剿匪受恩宠 | |
| | 侯大侠夜探湖耳山 | (163) |
| 十 | 侯华泰两刀斩二寇 | |
| | 蔡文增五火烧追风 | (187) |
| 十一 | 铁云公永善县称霸 | |
| | 公鸭噪闹宴席争雄 | (206) |
| 十二 | 神力王楚雄舞刀枪 | |

穆将军石坪争高下 (227)

无极道潜京师呼风唤雨 康熙帝着微服私访三门

康熙四十八年（公元1703）的一天，早朝刚散，五十六岁的康熙皇帝心情不悦。这几天一直在筹划修建圆明园的银两，各省官员寻找种种借口，筹不出足够的钱粮，库存的存银有限，想来想去，他不禁一筹莫展，心中茫然。

进了养心殿，下了龙辇，走进西暖阁，宫女献上香茶后悄悄退了下去。康熙爷闭目养神，许多赶不走的烦恼，纠缠着他，这时他才想起刚才散朝前，大内一等侍卫伊哩布呈给他的奏折。因为这折子的内容十分机密，他要亲自批阅，就随身带了回来。他翻开折子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据报：川、黔、滇、桂、湘五省闹起无极道匪帮，其党羽近日潜至京师，出没于前三门一带，应清净地面，查明惩处。

“叭！”看到这里，康熙把折子往案上一扔，心里一阵不痛快，他想：尽是些废物，蠢才！几个邪教毛贼都治不住，竟让他们跑到京城里闹事来！他真想把九门提督、刑部衙门郎官叫来，狠狠地训斥他们一顿，下旨限期肃清京师的教匪。可是，又一想，不禁嘴角浮出一丝骄傲的笑意。他是一位有韬略、有才能的皇帝，回想那智捕擅权的鳌拜，平定三藩之乱，收复台湾，雅克萨兵败罗刹国等等业绩，如今这区区道匪何足挂齿？一种跃跃欲试的雄心，不减当年。他终于决定

亲自去前三门微服私访，看看究竟。

“巴德哩！”康熙叫道。

“奴才在！”随着一声答应，走进一个青年侍卫，躬身跪在康熙面前听旨。

康熙说道：“传四值库张成，预备便服，朕要更衣！再传御马厩，准备驼骨兽，朕即刻要用。”巴德哩一听，心里一阵纳闷，这是怎么了？看样子老佛爷怕是要外出私访。巴不得的跟着皇上出宫去风光风光，真要遇上刺客，凭我这身武艺，还能立奇功哩！”巴德哩想得入神，康熙说：“还不快去传旨！”

“喳！”巴德哩答应着，飞也似地出了养心殿传旨去了。

不多时准备停当，康熙爷换上便衣，来到东华门外，御马厩总管王坤慌忙牵过那四名叫墨骥驼骨兽的大黑驴。此驴产在山西，周身墨黑无杂毛，日行千里，其性最灵，能知人意。康熙骑上驴，接鞭在手，巴德哩紧跟在后出了东安门，顺皇城根一直往南，来到正阳门外，远远的就看见桥头上有两辆轿车，肃亲王带领随从人等在那候驾。巴德哩小声说：“皇上，肃亲王他……”

“别理他们，随朕来！康熙一拨笼头，大黑驴进了西河沿，往西走去。

康熙骑在驴上，心中暗想：这前三门外的无极道教匪在哪儿，这不是大海捞针吗？朕要是访不出点眉目，该叫众臣窃笑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正想着，他走进了繁华的商业地界。康熙下了大黑驴，把驴拴在一家粮店的门口，手拿鞭子，

挤进人群，来到一间店铺前。抬头望去，上面一块泥金牌匾，上写：“广庆茶园”四个大字，进门是个院落，上房五间，前出廊后出厦，满窗户玻璃，照人眼目。南边还有院落，直通北院。康熙看罢，也不知里面是什么买卖，只见里院十分热闹。这时，从东上房走出一人，年约二十多岁，身穿白绸裤褂，一身短打扮。他贼眉溜眼地左右察看一圈，来到康熙面前，说道：“老头走开，别在这愣着！”

康熙抬头一看，把这小子吓得打个冷战，倒抽一口冷气。他见康熙爷身穿古铜色宁绸大衫，白底官靴，威武神威，长眉阔目，气相不俗，非平常之人，忙改口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老爷子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”康熙也不理会，竟自随着人群走进里院。

一连穿过几道门，左拐右拐，来到一间密室，这里坐满了人，鸦雀无声，只见有一个老道，站在当中的八仙桌前，他讲道：

“无量寿佛！今天众弟子光临听教，本山人就天下无极，人海无极，苍天无极，无极之道就是如今之天下，乃应有德者居之……”

康熙已经听不进去了，他怒火中烧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就在京师圣地，有人胆敢明目张胆的宣讲造反之道！他紧咬牙关，强抑制住自己的怒火。突然人群里有几个人，同时站起来喝道：“妖道！你竟敢在天子脚下宣讲叛逆之道！”说着飞身冲上去，顿时屋内大乱，打了起来。那老道也不示弱，抬手抽出宝剑，听道的人中群贼怒起，动起手来。那几个义士招法奇绝，变幻灵活，越打越勇。渐渐地那伙贼众纷纷倒

退，已经被打死八九个了。

见此情景，康熙甚喜。他想：天下果有这么多勇猛义士豪杰，乃是大清必兴之道！正打之时，忽听外面一阵喧嚷，有无数的官兵来到广庆茶园门口，把个茶园围得水泄不通。九门提督嘎尔布匆匆走进来，见了康熙跪地磕头道：“恕奴才来迟！”

康熙见是九门提督，说道：“此地的教匪交你衙门，审明回奏，那几位义士也要查明身份，明日进宫，朕要召见他们！”

“奴才遵旨！”

屋中所有的人皆大惊失色，这位老爷子就是当今的圣上康熙皇帝！屋内的匪徒一律由官兵看押着，跪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，七位义士也跪在康熙面前。康熙看了看他们，说道：“起来吧，日后朕再与尔等细谈。”七位义士叩头，齐声道：“谢圣主龙恩！”

康熙在众侍卫的簇拥下，出了广庆茶园，门外早有轿子恭候在那里。

两天以后，刑部将审问无极道匪的供录题本，转到养心殿。康熙皇帝坐在暖炕的黄缎御垫上，品着芳茗，细心地听着巴德哩给他读奏折。他念道：“据昨捕捉的无极道首东山道人口供，有吴恩者，称大天王，一十八路总督统，踞四川峨嵋山通天宝灵观，聚众造反，已调、齐鲁、晋、豫、直等北五省各地的道徒，呼应滇、黔、川、湘等地道匪一同起事……”

“停下，别念了！”康熙越听越不耐烦。

巴德哩放下折子，躬身退到门旁，站在那里听命。

康熙铁青着脸，沉思好一会，提起御笔在黄龙笺上写了又勾，勾了又写，大约一个时辰，他才写成一份“圣旨”。写毕，他自己小声读了一遍：
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着神力王、穆将军携伊哩布、邓龙、汪平等，率十万马步兵，赴川、黔、滇诸省剿灭无极道匪，限三月平定，凯旋班师回京。

钦此

看罢，他命巴德哩传来兵部执事，明日早朝降旨。

再说那日在前门外广庆茶园，当着康熙老佛爷的面奋勇与邪教搏斗的“京西三杰”：电光霹雳子欧阳长海、雷公掌诸葛吉和玉面金刚张玉峰三人，大得皇上的赏识，三天以后在保和殿外丹墀上召见他们，赏赐银两，并敕封“巴图鲁”称号，京西三杰的救驾之功传为佳话。

说来也巧，那天玉面金刚张玉峰坐车去琉璃厂，有个秃顶老头，站在张玉峰的骡车前，赶车的过去说：“老头儿，借光啦！躲开，让我们过去。”

那老头说：“你借光，给我出多少钱？”

赶车的说：“你不躲开，我们车要是碰着你可不管！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讨人嫌？”

张玉峰一瞧，心中有气，说：“这个人太不识时务！”跳下车去，说，“赶车走！别理他！”那赶车的一摇鞭子，照着骡子就是一下，骡子蹬开四蹄拉着车如飞似地奔跑，老

头子不紧不慢地跟着骡车，也走得如飞一般！张玉峰坐在车内发愣，他想：此人功夫可不一般，到了煤市桥往南，奔大栅栏，就不见那老头了。

玉峰回到家中，到书房之内落座，吃罢晚饭，他坐在窗前看书。正看得高兴之时，不觉天已二更，张玉峰刚要睡下，有一个人从窗户外头伸进一只手来，把张玉峰的辫子给抓住了，往外就拉。张玉峰喝问：“什么人？！”

那人也不言语，接着又扔进一团破纸。擦着铜底灰，把张玉峰弄得满脸黑。张玉峰提刀出了房门，只见那人早已蹿上房去。张玉峰见此人轻功不浅，绝非一般。但他为什么要弄我？！张玉峰喊道：“你敢留下姓名吗？我俩明天较量，见个高低才算英雄！”那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小辈，你知道广庆茶园有个铁头孙四吗？就是我！不服，我们明天会！我去也！”说着一阵风就不见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张玉峰去找电光霹雳子欧阳长海和雷公掌诸葛吉，三人一同来到前门外大栅栏西口的广庆茶园，见了铁头孙四孙兆英，细看他虽也是个秃头顶，可却不像昨夜弄他的那个秃子，模样不对。昨夜要弄他的那个秃子，年纪在五十左右，这铁头孙四，才三十刚过。四个人见了面谈起昨夜之事，欧阳长海说：“昨夜有个五十来岁的秃子，假称四哥您的名号，自称是广庆茶园的铁头孙四孙兆英是也，故此，弟等前来请教，多有得罪，还望四哥海涵。”

一听此言，铁头孙四孙兆英愠怒道：“三位，这事不怨你们，假充我名号的那小子实在可恶！无耻之徒！”话音未了，只听正面横上有人搭茬：“孙兆英，你休要骂人！”随即

“嗖”地一声，从楼上跳下一人，站在天井当中。孙兆英抬头一看，那人是个矮子，身高不过五尺，头顶秃得发亮，面如满月，细眉圆眼，目光炯炯有神，唇若涂脂，三绺长髯飘洒胸前；一身青绸裤褂，手拿一柄全棕竹的折扇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孙四，我听说你也是位有点名气的义士，何必出口不逊？”

孙兆英一看此人的面貌别有一番气度，心想：定是一位侠义之士，非等闲之辈，怎敢轻慢？忙问：“请问尊驾贵姓，到此有何贵干？”那秃顶老头说：“说来话长，一时也说不完，待有暇时再专程拜访。今日我定要会会那玉面金刚张玉峰！不知他是何许人也？”

欧阳长海、诸葛吉、张玉峰等三人早已听见，走过去说：“秃老儿，我等与你何冤何仇，你这样要弄我们？我们不必在此搅乱人家的生意，你跟我们走，找个地方，咱们见个高低！”

秃老头听罢，说：“好，你我就此前往永定门外沙子口见吧，在那里比试高低。”说着就向外走去。电光霹雳子欧阳长海、雷公掌诸葛吉、玉面金刚张玉峰等三人齐说：“好！我们一同跟你去。”说话之间三人追了出去。铁头孙四想拦住他们，也来不及了，遂吩咐伙计备车，随后追去。

那秃头，乃是天下武林中闻名的人物，姓侯，名华泰，江湖上绰号称“追风剑侠”，他身体灵便，剑法纯熟。行走如风，能日行千里，方得此绰号。侯华泰练得一身软硬功夫，长拳短打，棍棒刀枪，多种暗器无不精通，还喜交天下英雄豪杰。他家本住山东东昌府，离城二十五里的侯家村，

只因他弟弟“披发大侠”侯化和，不久前比武时，吃了雷公掌诸葛吉子母鸳鸯枪的亏，回山东将此事说与兄长。追风剑侠侯华泰求兄长替他报仇，方消此恨。侯华泰说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在家中等我，我去一趟北京，必要时将那三人的首级带回山东。再邀请两位朋友与我同去，你在家中养伤就是了。”

又过数日，侯华泰邀了两个知己朋友，一个叫李汉卿，是个秀才；另一个叫周茂源，原本是贩卖珠宝的客商。现早不做此生意，家资万贯，为人和善，好施慷慨大义，与侯华泰是故交。他三人商量好了，雇辆车，周茂源带了两个家丁，周兴和周旺。侯华泰与李汉卿没带随从，择个吉日，便起身上路了。时值九月初旬，金风飒飒，残芦飘絮，败柳凋零，北雁南飞。在山东道上非止一日，几个人沿途观景，饱览风光，这一日到了山东直隶交界，天色已晚，他们住在二十里铺。这一夜西北风大作，浓云密布，忽听那窗外点点滴滴下起雨来，而且越下越大。李汉卿说：“这场秋雨下过之后，天可要凉了，今天是九月二十七日，再过几日就进入十月，看来我们要在北京过冬了。”

周茂源道：“我游遍九省，唯北京未曾尽情逛过，这一次入京，要把燕京八景，各处古迹，五坛八庙，居楼戏馆，山场庙宇，有名的胜迹全都逛到，方称心怀。”

侯华泰说：“我也久有此心，天下有名之地，唯京都数第一，我未到过，这次一则替二弟报仇雪恨，二来要逛逛京内胜景。”

他们说着话儿，外面雨还没停，不多时便安歇了。次日

雨住了，浮云飞散，碧天如洗。他们乘车上路，继续北行，饥餐夜宿，又走了十多天，终于进了北京城。他们在杨梅竹斜街找家客栈住下。一进客房，店伙计送上洗脸水。李汉卿一看这三间客房，倒也干净，靠北墙挂一轴纸本的《百果图》，两旁有幅对联，上写：无情岁月增中减，有味诗书苦后甜。落款是明末兵家杨继盛的手笔，笔法瘦硬遒劲，丰采悦人。下面是一张八仙桌，两边各有两把太师椅，东屋里间，垂着落地幔帐，两张木床，南窗下一张榆木漆桌，两张椅子。

侯华泰等人洗罢脸，叫店伙计送来酒菜，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解除旅途之疲劳，他们越饮越高兴，直到初更之时，才安歇睡觉。

次日，周、李二人逛前门大街去了，侯华泰专访那电光霹雳子欧阳长海，雷公掌诸葛吉，这两人是何等人物？从此他处处留心，暗访玉面金刚张玉峰等人的所作所为。

不知不觉残冬已过，又到新春，侯华泰也把事情访明白。又到了二月，天已转暖，侯华泰主意已定。这天，他请李汉卿、周茂源二人听戏，三人又逛了大半天。吃罢晚饭，侯华泰先访张玉峰，也不报名，要闹一阵子，又去找欧阳长海和诸葛吉，要闹一阵。临走时说：“我乃是铁头孙四，你等不服，明天咱广庆茶园见！”说罢就不见了。次日早起，侯华泰来到前门外大栅栏西口的广庆茶园内，此时还没上座，他就在楼上占了一张桌，自己吃起茶来，随时静听下面的动静。不多时，听见玉面金刚问孙四，又听有人说话，声音是欧阳长海，诸葛吉二人。他们四人见面没翻脸，那孙四一骂，他这才气冲肺腑，跳下楼去，喝道：“孙四，你先别

骂人！我在此等你多时了，今日我要会会你们这几位。我在永定门外沙口子等你们，敢去者就是英雄，我领教领教你们的武艺。凭你们也敢蔑视天下的英雄？”说罢，他先走了。

欧阳长海等三人，各带兵器，说道：“老秃头，你先别说大话，看我们三人与你比个上下高低！”

京西三杰出了茶园大门，坐上骡车，一直出了永定门，来到沙子口。俗话说：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雷公掌诸葛吉喝问：“秃老头，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？我三人也得知道你的名姓，方可见个高低。”

侯华泰说：“大丈夫从不更名改姓，我姓侯，名华泰，江湖上人称‘追风剑侠’，你们三人中，哪个会使子母鸳鸯鎗？我专要领教领教。”雷公掌诸葛吉说：“我使的就是这个兵器，你我二人就较量较量吧！”说着亮出兵刃，不由分说，直奔侯华泰的咽喉而去。侯华泰不慌不忙地把随身带的双月纯钩圈迎面一驾，这二人便动手来。雷公掌诸葛吉自学会这件兵刃，还没遇过敌手，今日自己知道侯华泰不是等闲之辈，暗想：我今遇此人，不可轻敌，要处处留心。

侯华泰见诸葛吉少年英雄，又知他三人平日所为不是为非作歹之人，故早存不忍伤害他们之心。他的精钢圈，门路精通，要赢诸葛吉易如反掌。因为要看看他们究竟有几番招法，故意与他酣斗。二人正打得难分解难，从北面如飞一般来辆骡子车，车中人喊：“二位请住手，看在我的面上，罢了，罢了！”说着从车上跳下一个人，此人正是铁头孙四孙兆英。他见诸葛吉的子母鸳鸯鎗，被侯华泰的双刃纯钢圈套上了，一只圈套在脖子上。侯华泰并不想伤害于他，一撒手。

拍掌大笑道：“雷公掌，你休要逞能！我来此，是为你兄弟三人。在这沙子口，曾把山东的披发大侠侯化和打伤，我这次来就是专为他出气的！”

张玉峰三人一听，各执兵器要往上冲，铁头孙四说：“不可！全看我的，你四位不要这样，天下习武之人乃是一家，有何大不了的冤仇？”

侯华泰说：“三位好汉，我这个人也不会送人情，我要是想加害于你们，那天夜里你们三人的性命早就休矣；焉能活到此时？我看你们三位也是有志之士，英雄豪杰。常言道，‘英雄惜英雄，好汉爱好汉’，你三位如不择嫌，你我今日好生聊聊怎样？”

张玉峰见侯华泰言谈潇洒，态度诚恳，够得上是一位武林老前辈，心里佩服。孙兆英说：“今天我请众位义士到广庆茶园一叙，我略备水酒一杯，奉请四位畅谈一会儿，你们意下如何？”侯华泰说：“好，我也久仰尊驾的威名，故昨夜才借尊名相戏，我这里赔罪了！”铁头孙四说：“既往不咎就是了！”

五人分乘两辆骡车，进了永定门，到前门外大棚栏西口的广庆茶园，上得西楼，拣了好座位，叫来店伙计，要一桌上等酒席。不多时菜已上齐。五个人对坐畅饮，谈些古今英雄、侠义豪杰轶事，越谈越投机，五人遂订了金兰结义之好。侯华泰居长，孙四次之，欧阳长海行三，诸葛吉排行第四，张玉峰老五。孙四说：“我有一位把兄弟，名叫马梦太。他练就一身好武功，在前门外打过强盗，在神力王的王府里比过武，兴顺镖局曾救过康熙爷的圣驾，真乃是当世英雄！他

现在正跟在神力王的身边当副将，随官军征四川峨嵋山，擒拿无极道总道首‘自称大天王，一十八路督统’的逆贼吴恩。我想，大丈夫生在世间，为的是给朝廷和百姓们干番事业，要胸怀壮志，有气吞山河之志，才不妄活一世。我还有位姓张的朋友，名叫张广太，现在独龙口任总兵官，他俩都是从异路得的功名。”

电光霹雳子欧阳长海等，听了孙四之言，说道：“孙大哥，我三人正要去投军，虽说有武艺在身，又得过皇上召见，无奈我等想报效国家还不得其门，求贤兄写封信函，我三人定要走上一遭！”

孙四是个慷慨之人，当即写了一封信。侯华泰说：“我也要去访察张广太是何人。”

散了席，张玉峰说：“我本欲留兄台多逗留几日，因我等也要起身往四川去，兄台也要回府，知己之交不叙客套，你我五人后会有期！”侯华泰说：“我先回山东，不久也要到四川走一趟，见机行事。”

孙四送走四人，张玉峰回到家中，安置妥当之后，与二位义兄一同起程，把店铺托付给家人照应，他三人雇两辆车，出了阜城门，时值仲春天气，一路春风送暖，绿柳生香，红桃争妍，鸟语花香，处处春意盎然。

头一站是良乡，二站汤州。到汤州，他们住在南关张家老店。刚下车，把行李取下，又将随身带的三般兵器拿下来。店小二送过茶，三人用过。不多时，店小二又送上一桌酒席，非常丰盛，外加一坛绍酒。店小二说：“这是我家老爷送给三位爷吃的。”欧阳长海问：“你家老爷是谁？”